

書名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 民國十五年上海文明書局排印本
撰者 陸衣言 輯
卷 冊五
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
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8
編號 D8631000

冊五

[彩色圖頁1](#)

[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31000](#)
[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138](#)
[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 民國十五年上海文明書局排印本](#)
版權所有: [東京大學](#) [東洋文化研究所](#)
[使用上的注意事項](#)

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

老殘遊記

陸衣言編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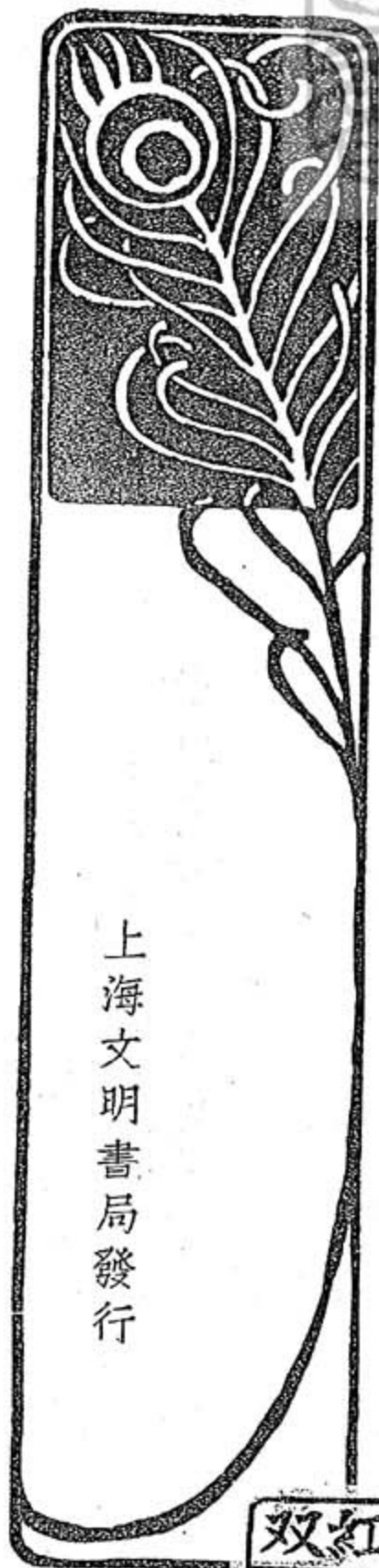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文明書局發行

標點繪圖小說片錦

火燒赤壁

陸衣言編校



上海文明書局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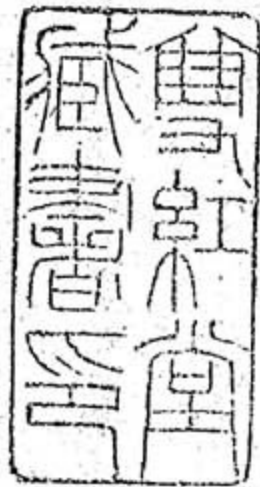
雙紅堂
小說
138(5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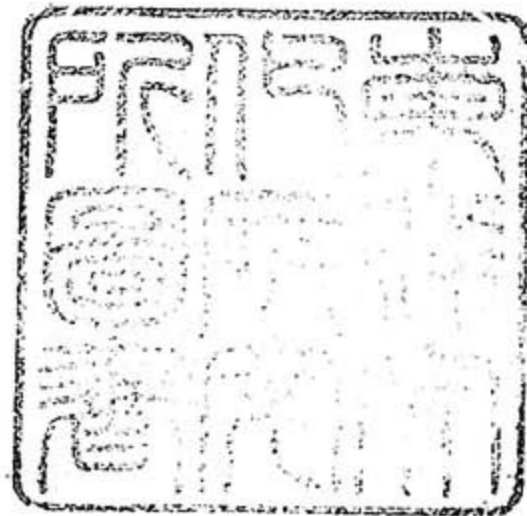
錦片說小圖繪點標

壁赤燒火

校編言衣陸



行發局書明文海上



科 1996-5



火燒赤壁

吳縣陸衣言編校

却說周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，乃命收拾樓船一隻，帶着鼓樂，隨行健將數員，各帶強弓硬弩，一齊上船，迤邐前進。至操寨邊，瑜命下了碇石，樓船上鼓樂齊奏。瑜暗窺他水寨，大驚曰：「此深得水軍之妙也！」問：「水軍都督是誰？」左右曰：「蔡瑁、張允。」瑜思曰：「二人久居江東，諳習水戰，吾必設計先除此二人，然後可以破曹。」

正窺看間，早有曹軍飛報曹操，說周瑜偷看吾寨。操命縱船擒捉。瑜見水寨中旗號動，急教收起碇石，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櫓棹，望江面上如飛而去。比及曹寨中船出時，周瑜的樓船已離了十數里遠，追之不及，回報曹操。操問衆將曰：「今被他深窺吾寨，吾當作何計破之？」

言未畢，忽帳下一人出曰：「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，願憑三寸不爛之舌，往

江東說此人來降。曹操大喜，視之，乃九江人，姓蔣，名幹，字子翼，見為帳下幕賓。操問曰：『子翼與周公瑾相厚乎？』幹曰：『丞相放心。幹到江左，必要成功。』操問：『要將何物去？』幹曰：『只消一童隨往，二僕駕舟，其餘不用。』操甚喜，置酒與蔣幹送行。幹葛巾布袍，駕一隻小舟，徑到周瑜寨中，命傳報：『故人蔣幹相訪。』

周瑜正在帳中議事，聞幹至，笑謂諸將曰：『說客至矣。』遂與衆將附耳低言：『如此如此。』衆將應命而去。瑜整衣冠，引從者數百，皆錦衣花帽，前後簇擁而出。蔣幹引一青衣小童，昂然而來。瑜拜迎之。幹曰：『公瑾別來無恙？』瑜曰：『子翼良苦。遠涉江湖，為曹氏作說客耶？』幹愕然曰：『吾久別足下，特來敘舊，奈何疑我作說客也？』瑜笑曰：『吾雖不及師曠之聰，聞絃歌而知雅意。』幹曰：『足下待故人如此，便請告退。』瑜笑而挽其臂曰：『吾但恐兄為曹氏作說客耳。既無此心，何速去也？』遂同入帳。敘禮畢，坐定，即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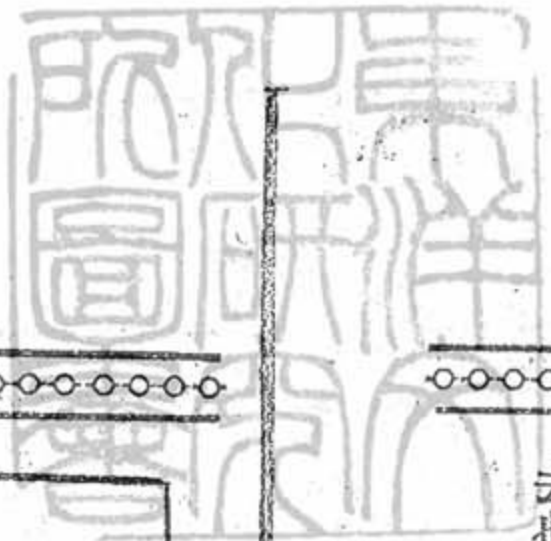
須臾，文官武將，各穿錦衣，帳下偏裨將校，都披銀鎧，分兩行而入。瑜都教相見



周瑜大張筵席宴請蔣幹太史慈按劍監酒

畢，就列於兩傍而坐，大張筵席，奏軍中得勝之樂，輪換行酒。瑜告衆官曰：『此吾同窗契友也。雖從江北到此，却不是曹家說客。公等勿疑。』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：『公可佩我劍作監酒。今日宴飲，但敘朋友交情，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，即斬之。』

太史慈應諾，按劍坐於席上。蔣幹驚愕，不敢多言。周瑜曰：『吾自領軍以來，滴酒不飲，今日見了故人，又無疑忌，當飲一醉。』說罷，大笑暢飲。座上觥籌交錯，飲至半酣，瑜攜幹手，同步出帳外。



左右軍士，皆全裝貫帶，持戈執戟而立。瑜曰：『吾之軍士，頗雄壯否？』幹曰：『真熊虎之士也。』

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，糧草堆如山積。瑜曰：『吾之糧草，頗足備否？』幹曰：『兵精糧足，名不虛傳。』瑜佯醉大笑曰：『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，不曾望有今日。』幹曰：『以吾兄高才，實不為過。』瑜執幹手曰：『大丈夫處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託君臣之義，內結骨肉之恩，言必行，計必從，禍福共之。假使蘇秦、張儀、陸賈、酈生，復出口似懸河，舌如利刃，安能動我心哉？』

言罷大笑。蔣幹面如土色。瑜復攜幹入帳，會諸將再飲，因指諸將曰：『此皆江東之英傑，今日此會，可名「羣英會」。』飲至天晚，點上燈燭，瑜自起舞劍作歌。歌曰：『丈夫處世兮立功名，立功名兮慰平生。慰平生兮吾將醉，吾將醉兮發狂吟！』

狂吟！

歌罷，滿座歡笑。至夜深，幹辭曰：『不勝酒力矣。』瑜命撤席，諸將辭出。瑜曰：『久不與子翼同榻，今宵抵足而眠。』於是佯作大醉之狀，攜幹入帳共寢。瑜和衣臥倒，嘔吐狼藉。蔣幹如何睡得着，伏枕聽時，軍中鼓打二更，起視殘燈尚明，看周瑜時，鼻息如雷。幹見帳內桌上，堆着一卷文書，乃起牀偷視之，却都是往來書信。內有一封，上寫『蔡瑁、張允謹封』。幹大驚，暗讀之。書略曰：

某等降曹，非圖仕祿，迫於勢耳。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，但得其便，即將操賊之首，獻於麾下。早晚人到，便有關報。幸勿見疑。先此敬覆。

幹思曰：『原來蔡瑁、張允結連東吳……』遂將書暗藏於衣內。再欲檢看他書時，牀上周瑜翻身，幹急滅燈就寢。瑜口內含糊曰：『子翼，我數日之內，教你看曹賊之首！』幹勉強應之。瑜又曰：『子翼，且住……教你看曹賊之首……』及幹問之，瑜又睡着。

幹伏於牀上，將近四更，只聽得有人入帳，喚曰：『都督醒否？』周瑜夢中做忽

覺之狀，故問那人曰：『牀上睡着何人？』答曰：『都督請子翼同寢，何故忘却？』瑜懊悔曰：『吾平日未嘗飲醉，昨日醉後失事，不知可曾說甚言語？』那人曰：『江北有人到此。』瑜喝『低聲！』便喚『子翼。』蔣幹只裝睡着，瑜潛出帳，幹竊聽之，只聞有人在外曰：『張、蔡二都督道：「急切不得下手。」』後面言語頗低，聽不真實。少頃，瑜入帳，又喚『子翼。』蔣幹只是不應，蒙頭假睡。瑜亦解衣就寢。幹尋思：『周瑜是個精細人，天明尋書不見，必然害我……』睡至五更，幹起喚周瑜，瑜却睡着。幹戴上巾幘，潛步出帳，喚了小童，徑出轅門。軍士問：『先生那裏去？』幹曰：『吾在此恐誤都督事，權且告別。』軍士亦不阻當。

幹下船，飛棹回見曹操。操問：『子翼幹事若何？』幹曰：『周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詞所能動也。』操怒曰：『事又不濟，反為所笑！』幹曰：『雖不能說周瑜，却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，乞退左右。』幹取出書信，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。操大怒曰：『二賊如此無禮耶！』即使喚蔡瑁、張允到帳下。操曰：『我欲使汝二人進兵。』瑁曰：『

軍向未曾練熟，不可輕進。』操怒曰：『軍若練熟，吾首級獻於周郎矣！』蔡、張二人不知其意，驚慌不能回答。操喝武士推出斬之。須臾，獻頭帳下。操方省悟曰：『吾中計矣！』後人有詩嘆曰：

曹操奸雄不可當，一時詭計中周郎。蔡、張賣主求生計，誰料今朝劍下亡？

衆將見殺了張、蔡二人，入問其故。操雖心知中計，却不肯認錯，乃謂衆將曰：『二人怠慢軍法，吾故斬之。』衆皆嗟呀不已。操於衆將內選毛玠、于禁為水軍都督，以代蔡、張二人之職。

細作探知，報過江東。周瑜大喜曰：『吾所患者，此二人耳。今既剷除，吾無憂矣。』肅曰：『都督用兵如此，何愁曹賊不破乎？』瑜曰：『吾料諸將不知此計，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，想此謀亦不能瞞也。子敬試以言挑之，看他知也不知，便當回報。』

却說魯肅領了周瑜言語，逕來舟中相探孔明。孔明接入小舟對坐。肅曰：『連

日措辦軍務，有失聽教。」孔明曰：「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。」肅曰：「何喜？」孔明曰：「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，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。」說得魯肅失色，問曰：「先生何由知之？」孔明曰：「這條計只好弄蔣幹，曹操雖被一時瞞過，必然便省悟，只是不肯認錯耳。今蔡、張兩人既死，江東無患矣，如何不賀喜？吾聞曹操換毛玠、于禁為水軍都督，則這兩個手裏，好歹送了水軍性命。」

魯肅聽了，開口不得，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，別孔明而回。孔明囑曰：「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，恐公瑾心懷妬忌，要尋事害亮。」魯肅應諾而去，回見周瑜，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。瑜大驚曰：「此人決不可留！吾決意斬之。」肅勸曰：「若殺孔明，却被曹操笑也。」瑜曰：「吾自有公道斬之，教他死而無怨。」肅曰：「以何公道斬之？」瑜曰：「子敬休問，來日便見。」

次日，聚眾將於帳下，教請孔明議事。孔明欣然而至，坐定，瑜問孔明曰：「即日將與曹軍交戰，水路交兵，當以何兵器為先？」孔明曰：「大江之上，以弓箭為先。」瑜

曰：「先生之言，甚合愚意。但今軍中正缺箭用，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，以為應敵之具。此係公事，先生幸勿推却。」孔明曰：「都督見委，自當效勞。敢問十萬枝箭，何時要用？」瑜曰：「十日之內，可完辦否？」孔明曰：「操軍即日將至，若候十日，必誤大事。」瑜曰：「先生料幾日可完辦？」孔明曰：「只消三日，便可拜納十萬枝箭。」瑜曰：「軍中無戲言。」孔明曰：「怎敢戲都督？願納軍令狀。三日不辦，甘當重罰。」

瑜大喜，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，置酒相待曰：「待軍事畢後，自有酬勞。」孔明曰：「今日已不及，來日造起。至第三日，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。」飲了數杯，辭去。魯肅曰：「此人莫非詐乎？」瑜曰：「他自送死，非我逼他。今明白對眾要了文書，他便兩脅生翅，也飛不去。我只分付軍匠人等，教他故意遲延，凡應用物件，都不與齊備。如此，必然誤了日期。那時定罪，有何理說？公今可去探他虛實，却來回報。」

肅領命來見孔明。孔明曰：「吾曾告子敬，休對公瑾說，他必要害我。不想子敬不肯為我隱諱，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。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？子敬只得救我！」

肅曰：『公自取其禍，我如何救得你？』孔明曰：『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，每船要軍士三十人，船上皆用青布爲幔，各束草千餘個，分布兩邊。吾別有妙用。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，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，若彼知之，吾計敗矣。』

肅允諾，却不解其意，回報周瑜，果然不提借船之事，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、翎毛、膠漆等物，自有道理。瑜大疑曰：『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。』

※

※

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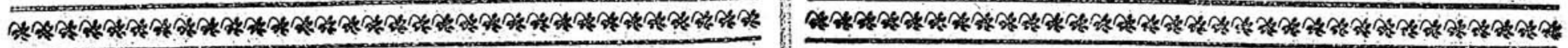
※

却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，各船三十餘人，并布幔束草等物，盡皆齊備，候孔明調用。第一日却不見孔明動靜，第二日亦只不動。至第三日四更時分，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。肅問曰：『公召我來何意？』孔明曰：『特請子敬同往取箭。』肅曰：『何處去取？』孔明曰：『子敬休問，前去便見。』遂命將二十隻船，用長索相連，徑望北岸進發。是夜大霧漫天，長江之中，霧氣更甚，對面不相見。孔明促舟而進，果然是好大霧！前人有篇大霧垂江賦曰：

大哉長江！西接岷峨，南控三吳，北帶九河。匯百川而入海，歷萬古以揚波。至若龍伯海若，江妃水母，長鯨千丈，天蜈九首，鬼怪異類，咸集而有。蓋夫鬼神之所憑依，英雄之所戰守也。

時而陰陽既亂，昧爽不分。訝長空之一色，忽大霧之四屯。雖輿薪而莫覩，惟金鼓之可聞。初若溟濛，纔隱南山之豹；漸而充塞，欲迷北海之鯤。然後上接高天，下垂厚地。渺乎蒼茫，浩乎無際。鯨鯢出水而騰波，蛟龍潛淵而吐氣。又如梅霖收溼，春陰釀寒；溟溟漠漠，浩浩漫漫。東失柴桑之岸，南無夏口之山。戰船千艘，俱沈淪於岩壑；漁舟一葉，驚出沒于波瀾。甚則穹昊無光，朝陽失色；返白晝爲昏黃，變丹山爲水碧。雖大禹之智，不能測其深淺；離婁之明，焉能辨乎咫尺？

於是馮夷息浪，屏翳收功；魚鱉遁跡，鳥獸潛蹤。隔斷蓬萊之島，暗圍閻闔之宮。恍惚奔騰，如驟雨之將至；紛紜雜沓，若寒雲之欲同。乃能中隱毒蛇，因之



而為瘡癘；內藏妖魅，憑之而為禍害降疾厄於人間，加風塵於塞外。小民遇之失傷，大人觀之感慨。蓋將返元氣于洪荒，混天地為大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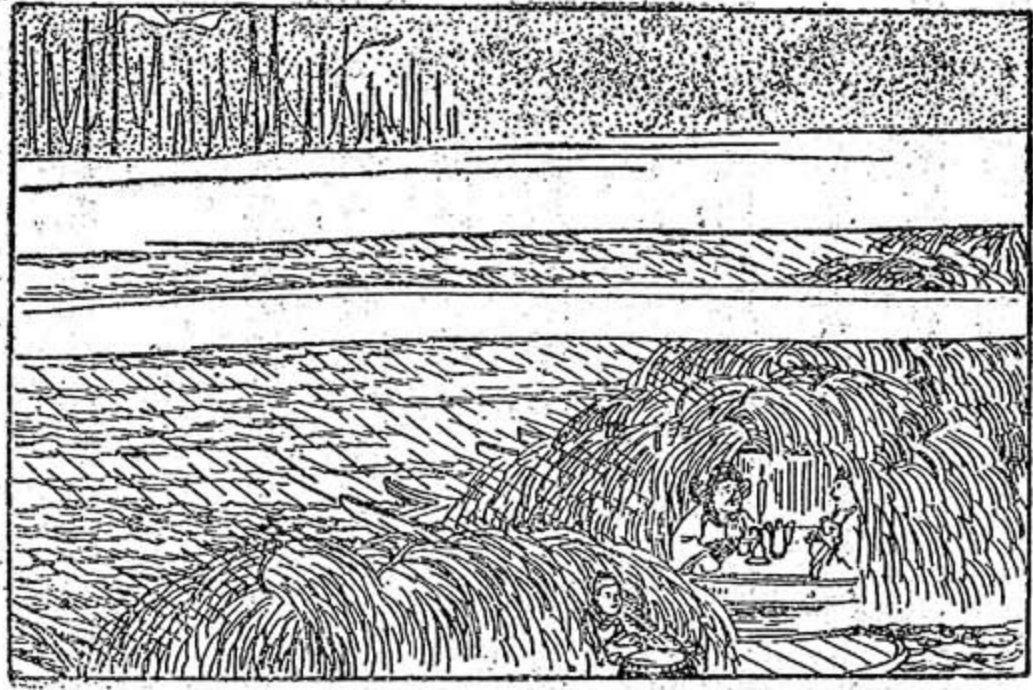
當夜五更時候，船已近曹操水寨。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，一帶擺開，就船上擂鼓呐喊。魯肅驚曰：『倘曹兵齊出，如之奈何？』孔明笑曰：『吾料曹操于重霧中，必不敢出。吾等只顧酌酒取樂，待霧散便回。』

却說曹操寨中，聽得擂鼓呐喊，毛玠、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。操傳令曰：『重霧迷江，彼軍忽至，必有埋伏，切不可輕動。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。』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、徐晃，各帶弓弩軍三千，火速到江邊助射。比及號令到來，毛玠、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，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。

少頃，旱寨內弓弩手亦到，約一萬餘人，盡皆向江中放箭。箭如雨發。孔明教把船吊回，頭東尾西，逼近水寨受箭，一面擂鼓呐喊。待至日高霧散，孔明令收船急回，

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，排滿箭枝。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：『謝丞相箭！』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，這裏船輕水急，已放回二十餘里，追之不及，曹操懊悔不已。

却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：『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。不費江東半分之力，已得十萬餘箭。明日即將來射曹軍，却不甚便？』肅曰：『先生真神人也！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？』孔明曰：『為將而不通天文，不識地理，不



孔明魯肅在船中飲酒曹寨箭如雨發

知奇門，不曉陰陽，不看陣圖，不明兵勢，是庸才也。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，因此敢任三日之限。公瑾教我十日完辦，工匠料物，都不應手，將這一件風流罪過，明是要殺我；我命係於天，公瑾焉能害我哉？」

魯肅拜服。船到岸時，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。孔明教於船上取之，可得十萬餘枝，都搬入中軍帳交納。魯肅入見周瑜，備說孔明取箭之事。瑜大驚，慨然歎曰：「孔明神機妙算，吾不如也！」後人有詩讚曰：

一天濃霧滿長江，遠近難分水渺茫。驟雨飛蝗來戰艦，孔明今日伏周郎。

少頃，孔明入寨見周瑜。瑜下帳迎之，稱羨曰：「先生神算，使人敬服。」孔明曰：

「詭譎小計，何足為奇？」瑜邀孔明入帳共飲。瑜曰：「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軍，瑜未有奇計，願先生教我。」孔明曰：「亮乃碌碌庸才，安有妙計？」瑜曰：「某昨觀曹操水寨，極其嚴整，有法，非等閒可攻。思得一計，不知可否。先生幸為我一決之。」孔明曰：「都督且休言。各自寫於手內，看同也不同。」

瑜大喜，教取筆硯來，先自暗寫了，却送與孔明。孔明亦暗寫了。兩個移近坐榻，各出掌中之字，互相觀看，皆大笑。原來周瑜掌中字，乃一「火」字，孔明掌中亦一「火」字。瑜曰：「既我兩人所見相同，更無疑矣。幸勿漏泄。」孔明曰：「兩家公事，豈有漏泄之理？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，然必不為備。今都督儘行之可也。」飲罷分散，諸將皆不知其事。

却說周瑜夜坐帳中，忽見黃蓋潛入中軍來見周瑜。瑜曰：「公覆夜至，必有良謀見教。」蓋曰：「彼衆我寡，不宜久持，何不用火攻之？」瑜曰：「誰教公獻此計？」蓋曰：「某出自己意，非他人之所教也。」瑜曰：「吾正欲如此，但恨無一人為我行詐降計耳。」蓋曰：「某願行此計。」瑜曰：「不受些苦，彼如何肯信？」蓋曰：「某受孫氏厚恩，雖肝腦塗地，亦無怨悔。」瑜拜而謝之曰：「君若肯行此苦肉計，則江東之萬幸也。」蓋曰：「某死亦無怨。」遂謝而出。



周瑜勃然大怒痛打黃蓋

次日，周瑜鳴鼓大會諸將於帳下。孔明亦在座。周瑜曰：「操引百萬之衆，連絡三百餘里，非一日可破。今令諸將各領三個月糧草，準備禦敵。」

言未訖，黃蓋進曰：「莫說三個月，便支三十個月糧草，也不濟事。若是這個月破的便破；若是這個月破不的，只可依張子布之言，棄甲倒戈，北面而降之耳。」

周瑜勃然變色大怒曰：「吾奉主公之命，督兵破曹，敢有再言降者，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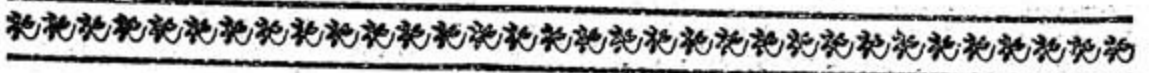


必斬！今兩軍相敵之際，汝敢出此言，慢我軍心，不斬汝首，難以服衆！」喝左右將黃蓋斬訖報來。黃蓋亦怒曰：「吾自隨破虜將軍，縱橫東南，已歷三世，那有你來！」

瑜大怒，喝令速斬。甘寧進前告曰：「公覆乃東吳舊臣，望寬恕之。」瑜喝曰：「汝何敢多言，亂吾法度！」先叱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。衆官皆跪告曰：「黃蓋罪固當誅，但於軍不利，望都督寬恕，權且記罪。破曹之後，斬亦未遲。」

瑜怒未息。衆官苦苦告求。瑜曰：「若不看衆官面皮，決須斬首！今且免死！」命左右拖翻打一百脊杖，以正其罪。衆官又告免。瑜推翻案桌，叱退衆官，喝教行杖。將黃蓋剝了衣服，拖翻在地，打了五十脊杖。衆官又復苦苦求免。瑜躍起指蓋曰：「汝敢小覷我耶！且記下五十棍！再有怠慢，二罪俱罰！」恨聲不絕而入帳中。

衆官扶起黃蓋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扶歸本寨，昏絕幾次。動問之人，無不下淚。魯肅也往看問了，來至孔明船中，謂孔明曰：「今日公瑾怒責公覆，我等皆是他部下，不敢犯顏苦諫。先生是客，何故袖手旁觀，不發一語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子敬欺」



只一漁翁，自稱是東吳參謀關澤，有機密事來見。操便教引將入來。軍士引關澤至，只見帳上燈燭輝煌。曹操憑几危坐，問曰：「汝既是東吳參謀，來此何幹？」澤曰：「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，今觀此間，甚不相合。——黃公覆，汝又錯尋思了也！」

操曰：「吾與東吳旦夕交兵，汝私行到此，如何不問？」澤曰：「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，今被周瑜於衆將之前，無端毒打，不勝忿恨，因欲投降丞相，爲報讎之計，特謀之於我。我與公覆情同骨肉，徑來爲獻密書。未知丞相肯容納否？」操曰：「書在何處？」關澤取書呈上。操拆書，就燈下觀看。書略曰：

蓋受孫氏厚恩，本不當懷二心。然以今日事勢論之，用江東六郡之卒，當中國百萬之師，衆寡不敵，海內所共見也。東吳將吏，無論智愚，皆知其不可。周瑜小子，偏懷淺慮，自負其能，輒欲以卵敵石，兼之擅作威福，無罪受刑，有功不賞。蓋係舊臣，無端爲所摧辱，心實恨之。伏聞丞相，誠心待物，虛懷納士，蓋願率衆歸降，以圖建功雪恥。糧草車仗，隨船獻納。泣血拜白，萬勿見疑。



關澤面不改容仰天大笑

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，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：「黃蓋用苦肉計，令汝下詐降書，就中取事，却敢來戲侮我耶！」便教左右推出斬之。左右將關澤簇下。澤面不改容，仰天大笑。操教牽回，叱曰：「吾已識破奸計，汝何故哂笑？」澤曰：「吾不笑你，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。」操曰：「何不識人？」澤曰：「殺便殺，何必多問！」操曰：「吾自幼熟讀兵書，深知奸偽之道。汝這條計，只好瞞別人，如何瞞得我！」

『澤曰：『你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奸計？』操曰：『我說出你那破綻，教你死而無怨！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，如何不明約幾時？如今你有何理說？』』

關澤聽罷，大笑曰：『虧汝不惶恐，敢自誇熟讀兵書！還不及早收兵回去！儻若交戰，必被周瑜擒矣！無學之輩！可惜吾屈死汝手！』操曰：『何謂我無學？』澤曰：『汝不識機謀，不明道理，豈非無學？』操曰：『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處？』澤曰：『汝無待賢之禮，吾何必言？但有死而已。』操曰：『汝若說得有理，我自然敬服。』澤曰：『豈不聞「背主作竊，不可定期」？儻今約定日期，急切下不得手，這裏反來接應，事必泄漏。但可覷便而行，豈可預期相訂乎？汝不明此理，欲屈殺好人，真無學之輩也！』

操聞言，改容下席而謝曰：『某見事不明，誤犯尊威，幸勿掛懷。』澤曰：『吾與黃公覆，傾心投降，如嬰兒之望父母，豈有詐乎？』操大喜曰：『若二人能建大功，他日受爵，必在諸人之上。』澤曰：『某等非為爵祿而來，實應天順人耳。』操取酒待

之。操曰：『煩先生再回江東，與黃公覆約定，先通消息過江，吾以兵接應。』澤曰：『某已離江東，不可復還。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。』操曰：『若他人去，事恐泄漏。』澤再三推辭，良久，乃曰：『若去則不可久停，便當行矣。』

操賜以金帛，澤不受，辭別出營，再駕扁舟，重回江東，來見黃蓋，細說前事。蓋曰：『非公能辯，則蓋徒受苦矣。』關澤另自修書，遣人密報曹操。書中具言黃蓋欲來，未得其便，但看船頭插青牙旗而來者，即是也。

却說曹操得書，心中疑惑不定，聚衆謀士商議曰：『黃蓋受責，令關澤來納降，未可深信。誰敢直入周瑜寨中，探聽實信？』蔣幹進曰：『某前日空往東吳，未得成功，深懷慚愧。今願捨身再往，務得實信，回報丞相。』操大喜，即時令蔣幹上船。幹駕小舟，徑到江南水寨邊，使人傳報。

周瑜聽得幹又到，大喜曰：『吾之成功，只在此人身上！』遂囑附魯肅：『請龐

士元來，爲我如此如此。」原來襄陽龐統，字士元，因避亂寓居江東。魯肅曾薦之於周瑜，統未及往見。瑜先使肅問計於統曰：「破曹當用何策？」統密謂肅曰：「欲破曹兵，須用火攻；但大江面上，一船着火，餘船四散，除非獻「連環計」，教他釘作一處，然後功可成也。」肅以告瑜，瑜深服其論，因謂肅曰：「爲我行此計者，非龐士元不可。」肅曰：「只怕曹操狡猾，如何去得？」

周瑜沈吟未決。正尋思沒個機會，忽報蔣幹又來。瑜大喜，一面分付龐統用計；一面坐於帳上，使人請幹。幹見不來接，心中疑慮，教把船於僻靜岸口繫纜，乃入寨見周瑜。瑜作色曰：「子翼何故欺吾太甚？」蔣幹笑曰：「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，特來吐心腹事，何言相欺也？」瑜曰：「汝要說我降，除非海枯石爛！前番吾念舊日交情，請你痛飲一醉，留你同榻，你却盜吾私書，不辭而去，歸報曹操，殺了蔡瑁、張允，致使吾事不成。今日無故又來，必不懷好意！吾不看舊日之情，一刀兩段！本待送你過去，爭奈吾一二日間，便要破曹賊；待留你在軍中，又必有泄漏。」便教「左右，送子

翼往西山庵中歇息。——待吾破了曹操，那時渡你過江未遲。」

蔣幹再欲開言，周瑜已入帳後去了。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，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，撥兩個軍人伏侍。幹於庵內心中憂悶，寢食不安。是夜星露滿天，獨步出庵後，只聽得讀書之聲。信步尋去，見山巖畔有草屋數椽，內射燈光。幹往窺之，只見一人挂劍燈前，誦孫吳兵書。幹思此必異人也，叩戶請見。其人開門出迎，儀表非俗。幹問姓名，答曰：「姓龐，名統，字士元。」幹曰：「莫非鳳雛先生否？」統曰：「然也。」幹喜曰：「久聞大名，今何僻居此地？」答曰：「周瑜自恃才高，不能容物，吾故隱居於此。公乃何人？」幹曰：「吾乃蔣幹也。」

統乃邀入草庵共坐談心。幹曰：「以公之才，何往不利？如肯歸曹，幹當引進。」統曰：「吾亦欲離江東久矣。公既有引進之心，即今便當一行。如遲則周瑜聞之，必將見害。」於是與幹連夜下山，至江邊尋着原來船隻，飛棹投江北。既至操寨，幹先入見，備述前事。操聞鳳雛先生來，親自出帳迎入，分賓主坐定，問曰：「周瑜年幼，恃

悅。後人有詩曰：

赤壁慶兵用火攻，運籌決策盡皆同。若非龐統連環計，公瑾安能立大功？

龐統又謂操曰：『某觀江左豪傑，多有怨周瑜者。某憑三寸舌，為丞相說之，使

皆來降。周瑜孤立無援，必為丞相所擒。瑜既破，則劉備無所用矣。』操曰：『先生果

能成大功，操請奏聞天子，封為三公之列。』統曰：『某非為富貴，但欲救萬民耳。丞

相渡江，慎勿殺害。』操曰：『吾替天行道，安忍殺戮人民？』統拜求榜文，以安宗族。

操曰：『先生家屬，見居何處？』統曰：『只在江邊。若得此榜，可保全矣。』

操命寫榜，僉押付統。統拜謝曰：『別後可速進兵，休待周郎知覺。』操然之。統

拜別，至江邊，正欲下船，忽見岸上一人，道袍竹冠，一把扯住統曰：『你好大膽！黃蓋

用苦肉計，闕澤下詐降書，你又來獻連環計，只恐燒不盡絕！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，

只好瞞曹操，也須瞞我不得！』

龐統聞言，吃了一驚，急回視其人，原來却是徐庶。統見是故人，心下放定，回顧

左右無人，乃曰：『你若說破我計，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，皆是你送了也！』庶笑

曰：『此間八十三萬人馬，性命如何？』統曰：『元直真欲破我計耶？』庶曰：『吾感

劉皇叔厚恩，未嘗忘報。曹操送死吾母，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，今安肯破兄良策？

只是我亦隨軍在此，兵敗之後，玉石不分，豈能免難？君當教我脫身之術，我即緘口

遠避矣。』統笑曰：『元直如此高見遠識，諒此有何難哉？』庶曰：『願先生賜教。』

統去徐庶耳邊，略說數句。庶大喜，拜謝。龐統別却徐庶下船，自回江東。

* * *

且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。次日，寨中三三五五，交頭接耳

而說。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，說：『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、馬騰謀反，殺奔許都來。』

操大驚，急聚衆謀士商議曰：『吾引兵南征，心中所憂者，韓遂、馬騰耳。軍中謠言，雖

未辨虛實，然不可不防。』

言未畢，徐庶進曰：『庶蒙丞相收錄，恨無寸功報效。請得三千人馬，星夜往散

關把住隘口。如有緊急，再行告報。」操喜曰：「若得元直去，吾無憂矣。散關之上，亦有軍兵。公統領之。目下撥三千馬步軍，命臧霸為先鋒，星夜前去，不可稽遲。」徐庶辭了曹操，與臧霸便行。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。後人有詩曰：

曹操征南日日憂，馬騰韓遂起戈矛。鳳雛一語教徐庶，正似游魚脫釣鈎。

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，喚集諸將，各各聽令。水旱二軍，俱分五色旛號。水軍中央黃旗毛玠，于禁，前軍紅旗張郃，後軍皂旗呂虔，左軍青旗文聘，右軍白旗呂通。馬步前軍紅旗徐晃，後軍皂旗李典，左軍青旗樂進，右軍白旗夏侯淵。水陸路都接應，使夏侯惇、曹洪護衛往來監戰，使許褚、張遼其餘驍將，各依隊伍。

令畢，水軍寨中發播三通，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。是日西北風驟起，各船拽起風帆，衝波激浪，穩如平地。北軍在船上，踴躍施勇，刺鎗使刀，前後左右，各軍旗旛不雜。又有小船五十餘隻，往來巡警催督。操立於將臺之上，觀看調練，心中大喜，以為必勝之法。教且收住帆幔，各依次序回寨。操升帳謂眾謀士曰：「若非天命助吾，安

得鳳雛妙計，鐵索連舟，果然渡江如履平地。」程昱曰：「船皆連鎖固，是平穩，但彼若用火攻，難以迴避，不可不防。」操大笑曰：「程仲德雖有遠慮，却還有見不到處。」

荀攸曰：「仲德之言甚是，丞相何故笑之？」

操曰：「凡用火攻，必藉風力。方今隆冬之際，但有西風北風，安有東風南風耶？吾居於西北之上，彼兵皆在南岸，彼若用火，是燒自己之兵也，吾何懼哉？若是十月小春之時，吾早已隄備矣。」諸將皆拜伏曰：「丞相高見，衆人不及。」

* * *

却說周瑜引衆將立於山頂，遙望江北水面，艦艦戰船，排合江上，旗幟號帶，皆有次序。瑜顧謂衆將曰：「江北戰船，如蘆葦之密，操又多謀，當用何計以破之？」衆未及對，忽見曹軍寨中，被風吹折中央黃旗，飄入江中。瑜大笑曰：「此不祥之兆也！」

正觀之際，忽狂風大作，江中波濤拍岸。一陣風過，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。

源也。

瑜見了大驚，暗思：『孔明真神人也！早已知我心事！只索以實情告之。』乃笑曰：『先生已知我病源，將用何藥治之？事在危急，望即賜教。』孔明曰：『亮雖不才，曾遇異人，傳授奇門遁甲天書，可以呼風喚雨。都督若要東南風時，可於南屏山建一臺，名曰七星壇，高九尺，作三層，用一百二十人，手執旗旛圍繞。亮於臺上作法，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，助都督用兵，何如？』瑜曰：『休道三日三夜，只一夜大風，大事可成矣。只是事在目前，不可遲緩。』孔明曰：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，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，如何？』

瑜聞言大喜，變然而起，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，往南屏山築壇，撥一百二十人，執旗守壇，聽候使令。孔明辭別出帳，與魯肅上馬，來南屏山相度地勢，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，方圓二十四丈，每一層高三尺，共是九尺。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：東方七面青旗，按角亢氐房心尾箕，布蒼龍之形；北方七面皂旗，按斗牛女虛危室

壁，作玄武之勢；西方七面白旗，按奎婁胃昂畢楷參，踞白虎之威；南方七面紅旗，按井鬼柳星張翼軫，成朱雀之狀。第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，按六十四卦，分八位而立。上一層用四人，各人戴束髮冠，穿皂羅袍，鳳衣博帶，朱履方裾。前左立一人，手執長竿，竿尖上用鴉羽為葆，以招風信；前右立一人，手執長竿，竿上繫七星號帶，以表風色；後左立一人，捧寶劍；後右立一人，捧香爐。壇下二十四人，各持旌旗寶蓋，大戟



孔明跪足散髮仰天暗祝

長戈，黃旄白鉞，朱旛皂纛，環遶四面。

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，沐浴齋戒，身被道衣，跣足散髮，來到壇前，分付魯肅曰：『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。倘亮所祈無應，不可有怪。』魯肅別去。孔明囑付守壇將士：『不許擅離方位，不許交頭接耳，不許失口亂言，不許失驚打怪。如違令者斬。』衆皆領命。孔明緩步登壇，觀瞻方位已定，焚香於爐，注水於盂，仰天暗祝。下壇入帳中少歇，令軍士更替吃飯。孔明一日上壇三次，下壇三次，却並不見有東南風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且說周瑜請程普、魯肅一班軍官，在帳中伺候，只等東南風起，便調兵出。一面關報孫權接應。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，——船頭密布大釘，船內裝載蘆葦乾柴，灌以魚油，上鋪硫黃焰硝引火之物，各用青布油單遮蓋，船頭上插青龍牙旗，船尾各繫走舸。——在帳下聽候，只等周瑜號令。

周瑜正在帳中坐議，探子來報：『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，只等都督好音。』瑜即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：『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檣等物，號令一出，時刻休違。倘有違誤，即按軍法。』衆兵將得令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準備廝殺。

是日看看近夜，天色清明，微風不動。瑜謂魯肅曰：『孔明之言謬矣。隆冬之時，怎得東南風乎？』肅曰：『吾料孔明必不謬談。』

將近三更時分，忽聽風聲響，旗旛轉動。瑜出帳看時，旗帶竟飄西北，霎時間東南風大起。瑜駭然曰：『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，鬼神不測之術！若留此人，乃東吳禍根也。及早殺却，免生他日之憂。』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、徐盛二將：『各帶一百人，徐盛從江內去，丁奉從旱路去，都到南屏山七星壇前。休問長短，拿住諸葛亮，便行斬首，將首級來請功。』

二將領命，徐盛下船，一百刀斧手，蕩開棹槳；丁奉上馬，一百弓弩手，各跨征駒，往南屏山來。於路正迎着東南風起，後人有詩曰：

此處有文字，但被掃描器模糊，難以辨認。

此處有文字，但被掃描器模糊，難以辨認。

是時東風大作，波浪洶湧。操在中軍遙望隔江，看看月上，照耀江水，如萬道金蛇，翻波戲浪。操迎風大笑，自以為得志。忽一軍指說：『江南隱隱一簇帆幔，使風而來。』操凭高望之，報稱：『皆插青龍牙旗，內中有大旗，大書先鋒黃蓋名字。』操笑曰：『公覆來降，此天助我也！』

來船漸近。程昱觀望良久，謂操曰：『來船必詐，且休教近寨。』操曰：『何以知之？』程昱曰：『糧在船中，船必穩重。今觀來船，輕而且浮，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，倘有詐謀，何以當之？』操省悟，便問：『誰去止之？』文聘曰：『某在水上頗熟，願請一往。』言畢，跳下小船，用手一指，十數隻巡船，隨文聘船出。聘立在船頭，大叫：『丞相鈞旨，南船且休近寨，就江心拋住。』眾軍齊喝：『快下了篷！』

言未絕，弓弦響處，文聘被箭射中左臂，倒在船中。船上大亂，各自奔回。南船距操寨，止隔二里水面。黃蓋用刀一招，前船一齊發火。火趁風威，風助火勢，船如箭發，煙焰障天。二十隻火船，撞入水寨。曹寨中船隻一時盡着，又被鐵環鎖住，無處逃避。



火燒赤壁滿江火張遼保護曹操飛奔岸口

隔江礮響，四下火船齊到，但見三江面上，火逐風飛，一派通紅，漫天徹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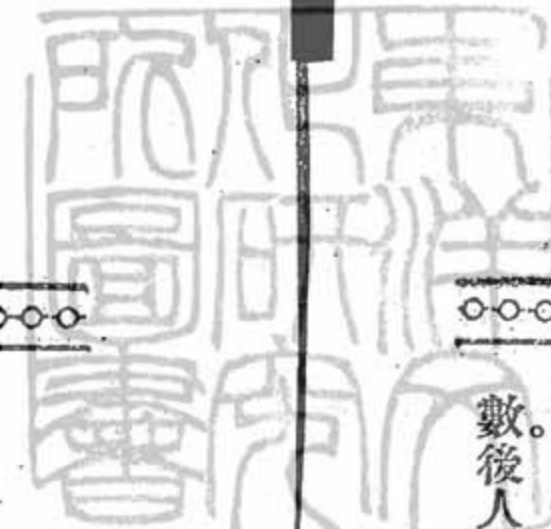
曹操回觀岸上營寨，幾處煙火。黃蓋跳在小船上，背後數人駕舟，冒煙突火，來尋曹操。操見勢急，方欲跳上岸，忽張遼駕一小脚船，扶操下得船時，那隻大船自己着了。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，飛奔岸口。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，料是曹操，乃催船速進，手提利刃，高聲大叫：『曹賊休走！黃蓋在此！』操叫苦連聲。張遼拈弓搭箭，覷着黃蓋較近，一箭射去。此時風聲正大，黃蓋在火光

中，那裏聽得弓弦響，正中肩窩，翻身落水。

却說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，救得曹操登岸，尋着馬匹走時，軍已大亂。韓當冒煙突火來攻水寨，忽聽得士卒報道：『後梢舵上一人，高叫將軍表字。』韓當細聽，但聞高叫『公義救我！』當曰：『此黃公覆也！』急救救起。見黃蓋負箭着傷，咬出箭桿，箭頭陷在肉內。韓當急為脫去濕衣，用刀剜出箭頭，扯旗束之，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，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。原來黃蓋深知水性，故大寒之時，和甲墮江，也逃得性命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却說當日滿江火滾，喊聲震地。左邊是韓當、蔣欽，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；右邊是周泰、陳武，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；正中是周瑜、程普、徐盛、丁奉，大隊船隻都到。火須兵應，兵仗火威。此正是三江水戰，赤壁慶兵。曹軍着鎗中箭，火焚水溺者，不計其數。後人有詩曰：



又有一絕云：

山高月小水茫茫，追歎前朝割據忙。南士無心迎魏武，東風有意便周郎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不說江中慶兵，且說甘寧入曹寨深處，就草上放起火來。呂蒙遙望中軍火起，也放十數處火，接應甘寧。潘璋、董襲分頭放火吶喊。四下裏鼓聲大震。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，在火林內走，看前面無一處不着。

正走之間，毛玠救得文聘，引十數騎到。操令軍尋路。張遼指道：『只有烏林，地面空闊，可走。』操徑奔烏林。

正走間，背後一軍趕到，大叫『曹賊休走！』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。操催軍馬向前，留張遼斷後，抵敵呂蒙。却見前面火把又起，從山谷中擁出一軍，大叫『凌統在此！』曹操肝膽皆裂。忽刺斜裏一彪軍到，大叫『丞相休慌！徐晃在此！』彼此混

戰一場，一路望北而走。

(完)



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發行

小說點繪圖 火燒赤壁

【全一冊 定價一角二分】

編校者 陸衣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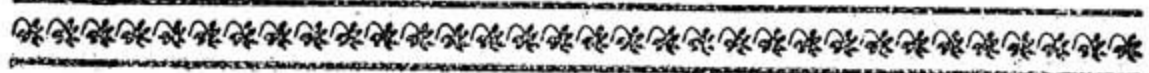
印發 刷行 者兼 文明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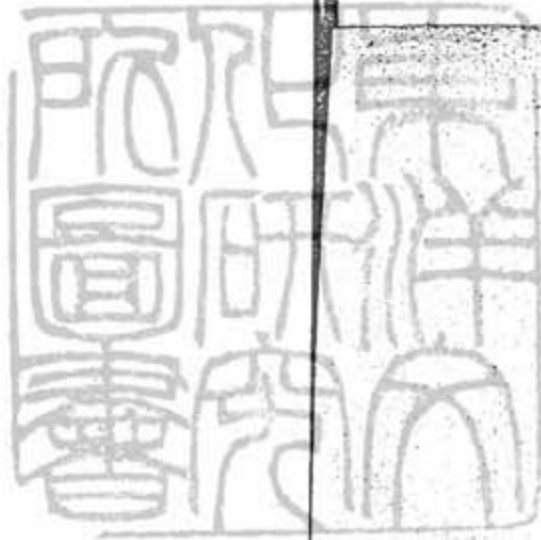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

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中華書局

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

有 著
作 權
翻 印
必 究





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



6401793804